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目錄

(五)

顧炎武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 知 錄

(五)

顧炎武著

國學基本叢書

日知錄集釋

卷十二

財用

古人制幣以權百貨之輕重。錢者幣之一也。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爲人主之私藏也。食貨志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緡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緡百萬。〔原注〕孟康曰。緡錢貫也。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由圜法久廢。上幣稍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原注〕南齊豫章王嶷鎮荊州。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優評者。增價而取之。唐憲宗時。白居易

策言。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內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塲依市價交易。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歲徵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在下者。至於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單穆公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

而爲潢汙也。自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不知錢幣之本爲上下通共之財。而以爲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其知之矣。周之泉

府漢之平準。宋之均輸。市易。截然三法也。計臣附會而一之。遂爲天下害。泉府者。物之不售。以官歛之。然後民無滯貨。非以賤故買之也。物不時得。有以資之。然後民無乏用。非以貴故賣之也。歛之使無滯資之。使無匱。皆非牟利也。皆以爲民也。平準者。以京師官分主郡國物。郡國亦各有官輸其物。京師郡國之官伺其賤。京師之官伺其貴。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物價不至騰踊。雖與商賈爭利。是其隱衷。而禁物騰踊。尙美其名。均輸者。上供物也。市易者。民間用物也。皆以內府錢貨。籠于諸路。籠于京師。使民間一絲一粒。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粥。又以抵當法貸之。而責以內息。民所不堪。督以重法。不避賸下之名。不厭爭利之壑矣。此三法同異之辨。不可不知也。姚刑部曰。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于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泊先海內。無校于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行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于窮約。素封僭于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什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之。用刻剝聚歛。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資。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嘗吸汗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于物者。必逆于行。其可慨矣夫。

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只玉。總於貨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父讐。斂鹿臺之錢。鉅

橋之粟。聚於人主。

原注史記殷本紀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

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而周公之繫易曰。渙王居无咎。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禎

末年之事可爲永鑒也已後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楊氏曰崇禎之末有云見銀尚有數十庫者有云其

平日久供億浩繁損上益下之念無日不厲于宸衷而量入爲出之規尙似未籌乎至計禮曰財用足故百志成若少浩繁損上益下之念無日不厲于宸衷而量入爲出之規尙似未籌乎至計禮曰財用足故非天下之小故也大學之言理財曰生曰食曰爲曰用夫生與爲事屬乎下者也通俾寬然有餘不可頃見上不過董其綱紀而已食與用權操乎上者也非通各直省爲計合三十年之通俾寬然有餘不可頃見臺臣請定會計疏內不可謂舒矣臣觀往古承平之餘每以千六百萬食不可謂寡矣又直隸修水利部員行請捐道府大員用不稱舒矣臣觀往古承平之餘每以千六百萬食不可謂寡矣又直隸修水利部員行節儉今行伍無虛籍廩給無破分即明萬歷以前征追亦止以八九分爲準至刻覈吝嗇矣唐宋之稅糧有供有送使有留無虛籍廩給無破分即明萬歷以前征追亦止以八九分爲準至刻覈吝嗇矣唐宋之稅糧有今直省錢糧俸餉之外存留計之則所入僅供所出就關稅有盈餘鹽課有溢額是取之亦無不至也過此則爲橫征暴斂矣然就今日計之則所入僅供所出就關稅有盈餘鹽課有溢額是取之亦無不至也過此國家之休暇而遠謨是爲開源節流之法爲萬世無弊之方是爲失時以臣等身荷厚恩備官臺省而不能少竭涓埃協贊遠謨是爲開源節流之法爲萬世無弊之方是爲失時以臣等身荷厚恩備官臺省而不能息也以臣之計一曰開邊意外之屯田以養閒散一曰給宋太祖年之俸餉散遣漢軍一曰改捐監之款項以充公費三者行而後良法美意可得而舉也何也臣聞宋太祖年之俸餉散遣漢軍一曰改捐監之款項以充治以平年間至百二十萬國之力宗枝不耗竭神宗思革其弊于是王安石行保馬之法以汰兵行市易不得法以生財而國事已去萬明之宗枝不耗竭神宗思革其弊于是王安石行保馬之法以汰兵行市易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也力康熙之時已十不及五而蒙古漢軍各官有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視順治之時蓋一衍爲十而生計之艱難視康熙之時已十不及五而蒙古漢軍各官有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視順治之時蓋一將來上之弊必如北宋之養兵下之弊亦必如天等處多水泉肥美不可不籌通變者也臣竊以滿洲閑墾及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一帶至奉天等處多水泉肥美不可不籌通變者也臣竊以滿洲閑墾及請遣有幹略之大臣前往分道經理果有可屯之處特發帑金爲之建堡墩起屋廬置耕牛農具令各旗滿洲除正身披甲在京當差外其家次丁餘丁力能耕種者令前往居住其所耕之田即付爲永業令各旗年扣完工本此外更不升科惟令其農隙操演則資數年之後皆成勁卒復可資滿洲之生計其逐年發往軍臺之人養贍蒙古徒資靡費莫若令其農隙操演則資數年之後皆成勁卒復可資滿洲之生計其逐年發往散之法也至漢軍八旗已奉有聽其出旗之旨以定例太拘仕與否概許出旗其家見任居官者多無力之人恐出旗後無以爲生以故散遣寥寥今請不論其家之出仕與否概許出旗其家見任居官者多無力之人

治善理財者固不如也。此捐監之宜充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有定。他如關稅鹽課之溢額，皆可量加裁減，以裕民力。經費有資，則如好善樂施之類，皆可永行停止，以清仕路。民力裕則教化行，仕路清則風俗正，教化行而風俗正，皇上以敬勤之身，總其綱紀，鞏固靈長之業，猶泰山而四維之也。臣日夜思維，以爲當今之要務，無急于此者。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

〔原注〕舊唐書裴垕傳：○新唐書食貨志同。○元稹狀言：臣

伏準前後制敕及每歲旨條，兩稅留州留使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府長吏並同枉法計贓，仍令出使御史訪察聞奏。

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

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

〔原注〕宋史食貨志

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

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於此。

〔原注〕宋史言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浸多。

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

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祐

中，蘇轍爲戶部侍郎，則言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

〔原注〕猶今轉運之布政司。

司既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

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

〔楊氏曰〕兩司者轉運戶部。

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也。是

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輦青州之財入京師，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克寧

以爲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以余所見，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於末造，而非

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廣志釋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余以戊子典試於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

〔原注〕銀兩

數。卽成都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賦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師少松爲余言。癸酉督學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爲方伯止四十萬。今爲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參政廣西。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云浙藩今已不及十萬也。廣西老庫儲銀十五萬。不敷。每歲以入爲出耳。余甲午參政山東。藩司亦不及二十萬之儲。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僕寺。余乙未貳卿太僕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足用。則取之草料。蓋十年間。東倭西嘯。所用於二帑者。踰二百萬故也。其所記萬厯時事如此。至天啟中。用操江范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錄上諭全文於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天啟六年四月七日上諭。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况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收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朕覽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似此急公。狗上之誠。足爲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殷繁。軍餉之難措哉。范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尙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卽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且天之生財。止有此數。旣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置之無

用之地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餘銀四萬兩約有四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餘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又南太僕寺解過馬價餘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餘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三十餘萬兩北道刷卷御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范濟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內臣劉敬楊國瑞亟委廉幹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經管衙門察核的確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隱匿稽遲懷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劉敬等亦不許扶同蒙蔽執法徇私必須殫力急公盡心搜括庶大工邊務均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爲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又聞南京內庫祖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爲魏忠賢矯旨取進先帝諭中所云將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其歸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於加派加派不已至於捐助以訖於亡繇此言之則搜括之令開於范濟世成於魏忠賢而外庫之虛民力之匱所繇來矣〔原注〕崇禎元年六月奉旨范濟世阿逢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與逆璫妄報操銀貽害地方著冠帶閒住亂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爲一身中外之爲一體者非聖王莫之能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豈不信夫〔胡氏曰〕唐以諸州之賦折而三之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送使留州皆給有司之費天子不問者也漢制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有私奉養不領

于天子之經費。即其法也。唐之山川諸賦。頗入天子矣。故以爲庸之錢。當古者湯沐之費。以畀有司。不如
此不足望。貧墨而養其廉。亡何德宗之時。李泌請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元友直勾檢諸道稅外物。悉入戶
部。其後裴洎又以送使之財。悉爲上供。上供不復分。別傭力不加賦。當時以爲善政。其實彼此易名。皆使上供。益
豐。州支益微。徒知財利之權。宜莞于上。不復分別傭力。不加賦。義當于下也。且又有不加賦。而民已病者。有
司百務蕭索。不得相配。民問細而斗斛折變。微利亦歸于官。大而飛苞驛館。囊金橫帛。以輸樞門。行暮
夜者。盡取諸民。展轉相須。不爲限制。則展轉相蒙。不復檢察。一紙之令。使天下之官。皆喪其節。天下之民。
日傾其賞。政之不善。孰過於此。此熙寧以後之覆轍也。立國之道。所以貴重貨財者。謂其好用之。則庭實
旅百。取足其中。以武用之。則堅甲利兵。足以備不虞。金湯非粟不守也。人君躬自貶損。與天下共守節制。
而不敢渝焉。所以使經費有餘。民問不困。征歛也。歛之既盡。有司所負必多。譴責不已。罷斥亦多。奸胥知
守長數易。而侵盜亦多。有司倦于檢察。抑配平民。益多。奸民恐押配。見及故。遲留正賦。以伺苟免者。亦又
多矣。未知何術以處此也。必也上供之外。仍以庸錢與州。然後杜監司脅取
之間。塞長吏抑配之實。俾賢者足以養廉。貪者必于得罪。而後王道可行也。

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徵糧。則天下之財。日窘一日。吾未見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然則
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

先生讀隋書篇曰。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當周之時。
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竝罷之。夫酒榷鹽鐵市征。乃後人以爲關于邦財之
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二年。調絹一匹者。減爲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
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日。自餘諸州。竝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
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
其于賦稅復闊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即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

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于賞賜有功竝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吝于用財也。夫既非苛賦歛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考之于史。則言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以爲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樸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孟孔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爲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不逮隋遠甚。豈不謬哉。

錢氏曰。本馬貴與之說。載在文獻通考。寧人手鈔之。意欲采入日知錄。潘次耕誤認爲顧作。乃以讀隋書爲題。收入集中。

言利之臣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興利者。爲其必至於害民也。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

原注。洪武十三年五月。御史周姓實錄不載其名。御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遺意也。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爐冶。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

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治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原注〕十五聖祖不屑好貨之意。可謂至深切矣。自萬厯中。礦稅以來。求利之方。紛紛且數十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爲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爲意與。

新唐書宇文章楊王列傳。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未盡也。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哀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媚。以相屠滅。四族皆覆。爲天下笑。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嗚呼。芮良夫之刺厲王也。曰。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車覆而後不知。誠人臣以喪其軀。人主以亡其國。悲夫。

讀孔孟之書。而進管商之術。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爲。而今則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則羣推之。以爲有恥之士矣。上行之則下效之。於是錢穀之任。權課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爭之。禮義淪亡。盜竊競作。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壓。後之興王。所宜重爲懲創。以變天下之貪邪者。

莫先乎此。

先生讀宋史陳遘篇曰。吾讀宋史忠義傳。至于陳遘。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于翁彥國。愚以爲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原注〕宋人諱高宗嫌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厯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寢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于家廟。謂剝民歛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于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蓋其剝民之罪也。其初特一時權宜。而遺禍及于無窮。是上得罪于藝祖太宗。下得罪于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于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于忠義哉。

俸祿

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祿。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

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

〔原注〕如淳曰。律百石俸。月六百。章昭

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

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

〔原注〕謂分祿以贍宗族昏姻故人。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議增吏俸。唐時俸錢。上州刺史八萬。中下州

七萬。赤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上縣令四萬。赤縣丞三萬五千。上縣丞三萬。赤縣簿尉三萬。畿縣上縣簿尉

二萬。玄宗天寶十四載。制曰。衣食既足。廉恥乃知。至如資用靡充。或貪求不已。敗名冒法。實此之繇。輦轂

之下。尤難取給。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員官。〔原注〕唐時官多有員外置者。故分別言之。今後每月給俸食雜用。防閑庶僕

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員官。加一分。仍爲常式。而白居易爲藍屋尉。詩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

其江州司馬廳記曰。唐興。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今之制

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昔楊綰爲相。承元載汰侈之後。欲變之以節儉。

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鎛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可謂達化理之原者

矣。

漢書言。王莽時。天下吏以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五代史言。北漢國小民貧。宰相

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其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穆王之書曰。爵重祿輕。羣臣比而

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其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穆王之書曰。爵重祿輕。羣臣比而

戾民畢程氏以亡此之謂矣

前代官吏皆有職田〔原注〕晉魏隋唐書皆有官品第一至第九職田多少之數故其祿重祿重則吏多勉而爲廉如陶潛之種秫〔原注〕晉書

本阮長之之芒種前一日去官〔原注〕宋書本傳皆公田之證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巳詔定官吏員數分

品從官職〔原注〕品如從一品從二品給俸祿頒公田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

入充俸祿之數是國初此制未廢不知何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原注〕實錄會典皆不載其數復視前代

爲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潘氏曰〕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萬萬不能漢

俸田外又有職田〔潘氏曰〕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萬萬不能漢

法置之重典夫復何辭〔潘氏曰〕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萬萬不能漢

奉朝廷特恩四品以下官〔潘氏曰〕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萬萬不能漢

臣下見優卹如此其厚無不人人感奮〔潘氏曰〕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萬萬不能漢

思義臣下宜何如感奮〔潘氏曰〕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萬萬不能漢

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戶部事禮部尙書胡濙奏請文武官七年分俸鈔每石減舊數

折鈔一十五貫以十分爲率七分析與官絹每匹準鈔四百貫三分折與官綿布每匹準鈔二百貫從之

濙初建議與少師蹇義等謀義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宮久深知官員折俸之薄故卽位特增數

倍此仁政也豈可違之〔原注〕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庚申月增給在京文武官及錦衣衛將軍總小旗米各

各斗五升〔原注〕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庚申月增給在京文武官及錦衣衛將軍總小旗米各

五十貫者有之。六七十貫者。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原注〕已上實錄文

大明會典。官員俸給條云。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每鈔二百貫。折布一匹。後又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是十石之米。折銀僅三錢也。〔原注〕正統六年十一月丙辰。增結在外文武官吏軍士俸糧。原定糧一石。給鈔十貫。今增十貫。爲二十五貫。十二年四月丙辰。仍減爲十五貫。景泰七年二月甲辰。令折俸鈔。每七百貫。與白金一兩。辛亥。減在京文武官員折俸鈔。先是米一石。折鈔二十五貫。後因戶部裁省。定爲十五貫。至是尙書馬昂又奏。每石再省五貫。從之。時鈔法久不行。新鈔一貫。時估不過十錢。舊鈔僅一二錢。甚至積之市肆。過者不顧。以十貫鈔折俸一石。則是斗米一錢也。小吏俸薄。無以養廉。莫甚於此。成化七年十月丁丑。戶部請以布一匹。準折文武官員俸糧二十石。舊例兩京文武官員折色俸糧。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至是戶部尙書楊鼎奏。京庫椒木不足。甲字庫多積綿布。以時估計。之。濶白布一匹。可準鈔二百貫。請以布折米。仍視折鈔例。每十貫一石。先是折俸鈔米一石。鈔二十五貫。漸減至十貫。是時鈔法不行。鈔一貫直二錢。是米一石。僅直錢二三十文。至是又折以布。布一匹。時估不過二三百錢。而折米二十石。則是米一石。僅直十四錢。蓋國初民間所納官糧。皆米麥也。或折以鈔布。百五錢也。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後遂爲常例。

〔原注〕崇禎中。糧一石。至折銀二兩。

而俸之輕

者愈輕。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布折鈔。以銀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統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奏。臣聞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閒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乞敕廷臣會議。量

爲增益俸足養廉。如是而仍有貪污懲之無赦。事下行在戶部。格以定制不行。

北夢瑣言。唐畢相誠。家本寒微。其舅爲太湖縣伍伯。

〔原注〕伍伯即今號雜職行杖者。

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累遣

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曰。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爲落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

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邪。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

〔原注〕蓋如今之工食。苟無

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爲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歲六十緡。宜乎臺阜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漢書言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誠清吏之本務。謂貪澆之積習。不可反而廉靜者。真不知治體之言矣。

助餉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羣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羣臣百姓之有。然後羣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舊唐書柳渾傳。渾爲宰相。奏故尙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奏。夫以德宗好貨之主。而猶能聽宰相之言。不受伯強之獻。後之人君。可以思矣。王明清記。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十萬緡。上以國用稍集。卻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嗟夫。此宋之所以復存於南渡也。與。